

博物馆展陈背后的专业技术人员—— 文明的掌灯者

2025年“五一”假期，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6049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7%，创历史新高，博物馆热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。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展厅，与一件件或古朴或精美的文物相遇，当我们参观一个充满创意的展览，是否想过，因为有一群文博人的付出和坚守，才有了这些精彩的呈现。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，本期《海南周刊》封面为您讲述文博专业技术人员的故事。

编者按

中国(海南)南海博物馆“深蓝宝藏——南海西北陆坡一—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”展出的文物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



海南已有备案博物馆 57 个

其中

国有博物馆 23 个

行业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 34 个

全省国有博物馆藏品总数为 191615 件/套

2024 年全省博物馆参观人数为 798 万人次

制图/张昕

让文物『开口』讲故事 文博策展人麦静月：



麦静月整理展出文物。

在海南省博物馆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、海南解放75周年，一场红色家书展正在酝酿。这场新展背后，有一位“70后”策展人——麦静月，她用近十年时光，在省博物馆陈列部的岗位上，让一件件文物在展览中“活”起来，为观众讲述历史故事。

“这场家书展，我们去年就开始酝酿，今年3月正式启动展品梳理、大纲撰写、文物遴选等工作。”麦静月介绍道。预计展出的120余件套文物展品，计划从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等省内外多家单位借展，甚至还联系革命先辈后代直接征借书信。

借展的过程，堪称一场跨越山海的“寻宝之旅”。麦静月和同事需先通过各种渠道做背景调查，像侦探般收集文物信息，精心挑选与主题相关的文物，再发出借展函。

“比如革命烈士们生前用过的钢笔、眼镜、望远镜等物件，与他们相关的，我们都想借来，以家书为引，完整展现他们的革命生涯。”麦静月说。

但借展绝非易事，文物品相是否适合出馆、对方单位是否同意，每个环节都充满未知。为了完成各项任务，团队常常一天去两三个地方、联系十多个单位点交文物，经常忙到顾不上吃饭。

展览策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，“写文本是最难的环节，简直像在攀登一座知识的高峰。”麦静月感慨。以此次家书展为例，麦静月作为内容设计者，需与内容设计组、形式设计

组的同事紧密配合。团队既要纵览全国历史，又要深挖海南各个时期的故事，尤其是琼崖纵队“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历史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准确、权威地呈现展览内容。

他们从3月开始撰写的家书展文本，如今已达40多页、数万字，仍在不断修改完善。麦静月和团队成员逐字逐句斟酌，还需征求多方意见，确保内容经得起推敲。其中每一个数据、每一段描述，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。

在文物挑选上，麦静月和团队成员同样下了很多功夫。他们先初步遴选，再精心布置，以时间为脉络，串联起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，着重展现渡海战役等关键节点。然而，以家书为主题的展览面临一大难题——海南留存的革命家书极少。团队四处奔波，多方寻找，只为深入挖掘海南红色文化资源。

谈及展览形式创新，麦静月也很有想法。她深知，如今的展览不能只是简单陈列文物，必须在保证知识性、科学性的基础上，增强趣味性、互动性。

此前的苏轼主题文物展就是成功范例，将苏轼真迹摆在“C位”，打造“苏轼朋友圈”，用现代形式展示古代文人社交的基本脉络。“未来，博物馆展览要紧跟时代潮流，融入虚拟现实（VR）、增强现实（AR）、混合现实（MR）及人工智能（AI）等技术，让观众有更强的参与感。”麦静月坚定地说，“相较于那些文物大省的博物馆，我们海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不算重磅，所以更要深挖文物背后的故事，创新展示方式，才能留住观众的目光”。

十年策展路，麦静月参与了众多展览策划，见证了博物馆展览从简单陈列到多元展示的巨大转变。在她看来，每一场展览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与成长。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，看到自己策划的展览开展时，观众注视文物，眼神中充满好奇与感动。

“观众的喜爱和认可，就是对我们策展工作最大的肯定。”麦静月说。未来，她将继续怀揣匠心，让更多文物“开口讲故事”，为观众带来一场场视觉与心灵上的文化盛宴。

80后

愿为时光守库人 文物管理员钟华青：



钟华青拓印碑文。

2.6万多件文物、十几个分类专业库房、全年细致巡查……在海南省博物馆的地下库房里，“80后”文物管理员钟华青细心地编织守护文物的“安全网”。这位从教师行业转行而来的博物馆人，如何当好文物“守门人”？

“当年拎起那把汉代青铜槊的瞬间，后背全是冷汗！”回忆起2016年刚入职博物馆时的工作场景，钟华青感触颇多。因缺乏经验，当时他像提普通物品般握住青铜槊的柄，这个动作立即招来老领导的严厉批评。

这次教训让他明白，接触文物的每个细节都要慎之又慎。此后，他白天跟着业内前辈学习文物搬运、精存技巧，晚上阅读专业书籍到深夜。如今说起文物保管的门道，钟华青十分熟悉，“拿文物绝不能像提茶壶那样简单，一个不正确的动作可能会毁掉千年历史”。

2024年，钟华青参与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展文物的相关工作，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他直呼“大开眼界”。在借展过程中，他见识到故宫博物院严谨、精存的文物管理流程。从前期的沟通、各项手续的办理，到文物运输途中的层层防护，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与规范。钟华青全程专注，边看边学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

海南省博物馆现有文物约2.6万件，目前对外展出约2500件。这些文物按照来源和材质，被分为考古发掘品、水下文物、民族文物等多个类别，库房也依据文物类别和材质分区设

置。钟华青的日常工作的就是巡查库房，检查文物保存状况，与文物保护部门沟通护理事宜，以及严谨做好文物进出库工作。

在钟华青眼中，每件文物都有独特的秉性。一般来说，无机物类文物喜欢15~25℃、湿度40%~50%的清爽环境，而书画等有机物类文物则偏爱20℃、湿度50%~60%的温润空间。

他经常穿梭于库房中，检查恒温恒湿设备，记录温度、湿度数据。“别小看这些数字，稍有偏差，文物可能会‘生病’。”他说，目前海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正在更新设备，未来对温度、湿度的控制会更加精准。

海南潮湿的气候和频次较高的台风，是文物保护的两大“劲敌”。2024年台风“摩羯”袭琼，钟华青和同事们守在馆里，实时监测库房的情况，“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文物，更是海南的历史文化根脉”。

说起库房里的“明星文物”，钟华青对越王元北古错金铭文青铜复合剑情有独钟。“剑身的错金铭文历经千年仍清晰可见，每次看到都感叹古人技艺之高超。”钟华青说，他很喜欢欣赏文物，而这这份热爱的背后是责任。

“以前看到文物很激动，现在更多是谨慎。”钟华青介绍，如今每次打开文物囊匣，都要反复确认环境是否安全，搬运时与同事精准配合。

虽然钟华青的工作不直接面对观众，但他深知这份工作的重要性。“观众能看到什么、看到什么状态的文物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工作。只有将文物保存好，让其达到展出条件，观众才能看到它们。”

对于未来，他希望通过学习不断提升专业水平，也期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馆里能提供更多学习培训的机会，特别是与国内外先进文物保护单位交流互动的机会。

在文物库房这方不为人知的天地里，钟华青用专业与热爱诠释着文物守护者的使命，潜心当好“守宝人”。“只要文物安好，一切付出都值得。”他说。

00后

用标本让巨鲸『重生』 藏品保护人员李叙霖：



李叙霖维护鲸类标本。

25岁的李叙霖是中国(海南)南海博物馆(以下简称南海博物馆)自然部的一名藏品保护工作人员。今年以来，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制作两头巨鲸(大翅鲸、布氏鲸)的标本。

在南海博物馆北区一层，观众可以看到鲸、海豚、贝类等多种海洋生物标本。这些高低错落、栩栩如生标本，让人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。其中部分标本，出自该馆自然部的工作人员。

“一鲸落而万物生”，死去的鲸类沉入海底，对于维系海洋生态系统平衡意义重大。一些搁浅死亡的鲸，无法实现“鲸落”，但在李叙霖和同事们眼中，它们也有好归宿——成为标本。

李叙霖是海南本地人，对大海和海洋生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，大学学的是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。2023年9月进入南海博物馆工作后，一直从事藏品(包括标本)保护工作。

2025年1月，琼海市博鳌镇海岸沙滩发现一近岸漂浮死亡的大翅鲸。与此同时，东方市八所镇海岸发现一近岸漂浮死亡的布氏鲸。“得知消息后，我们团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。”李叙霖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，目前，他们正在用这两头鲸的尸体制作标本。未来，它们将以全新面貌亮相，在科研、科普教育与展示收藏等领域发挥作用，获得“重生”。

据介绍，这次近岸漂浮死亡的大翅鲸和布氏鲸体长分别为近9米和12米，在海南近岸搁浅的鲸豚类动物中属体型极大者。大翅鲸和布氏鲸均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具有很高的科研、展示价值。

“海水把大翅鲸冲上海岸前，预计它已经

死亡3天到4天。”谈到在博鳌海滩上处理大翅鲸的场景，李叙霖记忆犹新。当时，大翅鲸的腹部微微膨胀，有不少人围观，李叙霖和同事先疏散群众，把现场围了起来，然后戴上防毒面具，冒着鲸爆的风险，接近鲸，划下了第一刀。

鲸爆，顾名思义就是鲸尸体爆炸，鲸爆时会喷射出大量腐烂的血肉和有毒气体，还会污染周边环境，产生可以持续几个月的浓烈臭气。

李叙霖说，他们处理鲸的第一步，往往是防止鲸爆，找到一些小的缺口，先让它“漏气”，之后再分解它。“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巨鲸尸体，最难忘的还是气味。尽管穿了防护服，‘全副武装’，但衣服和鞋子仍然沾上了气味，很难洗掉。”

一头死亡的鲸如何变成标本？答案至少有两种。“我们正分别将这两头鲸制成剥制标本和骨骼标本。”李叙霖介绍，简单来说，剥制标本是通过将动物的皮张连同毛发、羽毛、鳞片等衍生物剥下，经过防腐处理、填充和整形，制成的保持动物原貌的标本。

他介绍，制作剥制标本，首先需进行剥皮，仔细清除鲸皮肤下的脂肪和肌肉组织，再使用特定的脱脂剂对初步处理过的皮张进行二次脱脂。接下来，对皮肤进行关键的防腐和防虫处理，以延长保存时间并防止害虫侵蚀。之后，制作一个与鲸体型相符的假体模拟鲸。最后，将处理过的皮肤贴合于假体上，力求还原鲸的原貌。

制作骨骼标本的重点是去除骨骼油脂，鲸油脂丰富，骨架里会不断渗出油脂，制作标本过程中需反复对骨架进行脱脂。“制作鲸类标本是一项庞大且细致的工作，预计需要一年以上才能完成这两件鲸类标本的制作。”李叙霖说。

这两头鲸因何死亡，目前尚无明确答案，但捕杀、垃圾污染等人类活动威胁鲸等海洋生物生存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“我们希望通过制作动物标本让更多人了解生物多样性，激发大家对科学和大自然的热爱，进而增强保护动物的意识。”李叙霖表示，那些博物馆里的鲸豚标本，提醒人们珍惜和保护海洋家园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